

四季

时序走到霜降,便是秋天最后的落脚处。此时居住在城市里,会感觉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午后的燥热也不再那么难熬。早晨出门,可见往来的行人都套上了薄外套,路边的一些行道树的叶子也变黄了,被风一吹,便打着旋飘下来。

不同于城中少见露霜,清晨去乡野走走,有时能看见草木枝头凝着细碎的霜,不过地气尚暖,凝结的霜不像北方那样铺得白茫茫一地,它大多时候落在田埂、菜畦或瓦檐边角,只是薄薄的一层。往往太阳一出来,薄霜便转瞬消融了,仅留下一股清冽的寒凉飘散在空气中。长在田边的野菊正迎着秋风开得热闹,星星点点的黄在杂草间显得格外醒目,难怪古人在诗中提及这种植物,会说一句:“霜降之时,唯

此草盛茂。”

田畴之间,晚稻都成熟了,微凉的风携来阵阵稻香,田边连片的香蕉林也褪去夏日的浓绿,枝叶变得沉稳舒展,青黄相间的香蕉一串串沉甸甸地垂在叶下,长势饱满喜人。不远处的蔗林依旧连片,修长的蔗叶时而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响声。离我家不远的晒谷场上,黑豆荚早已晒干开裂,乌亮的豆粒散落在竹席上,芝麻一簇簇乌黑饱满,也铺开在地上晾晒。本地人称这种做法是“晒秋”,不仅是趁着晴好天气晒作物,不少人还会把家里的厚衣服、厚棉被都翻出来晒晒太阳,以备入冬之需。

闽南有句农谚叫作“霜打蔬菜分外甜”,说的是被秋霜“打”过的蔬菜会变得格外甜。年少时第一次听这话,我还半信半

疑,总觉得霜只会把菜冻坏。直到有次夜里气温骤降,隔天父亲去菜园拔了几个白萝卜,将它们洗净切块煮了汤,吃起来的确比平日甜润许多。新鲜的白萝卜不好存放,父亲又将剩下的一些切条摊在竹篾上晾晒,没想到几天后萝卜条褪去水分,吃起来脆嫩又有嚼头,吃饭时取一些当小菜,既开胃又下饭。

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过完,长辈们又开始张罗进补的事。此时家里养了大半年的番鸭长得膘肥肉厚,母亲趁孩子们回家过周末,赶紧在土灶上架起一口砂锅,准备炖汤。她将宰杀洗净的鸭肉切块放进锅里焯水,再加入老姜片,接通文火慢慢炖煮。很快,鸭肉混合老姜的香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引得孩子们隔一会儿就跑来厨房门口张望,不停

追问何时才能尝到鸭肉的滋味。

这个时节的农事还未停歇,乡下常见忙着翻犁田地的农人,土地被犁铧翻开,泥土的气息混着枯草的味道在风里久久不散。之后,乡亲们还会修整田垄、清理田间杂草秸秆,为冬种做好准备。我家菜园里采收完最后一批秋菜,也腾出了一些空地,父亲便接着撒下一些新的菜种,比如油菜、油麦菜或芥蓝,这样待到冬日,仍能陆续采收新鲜的青菜。

闽南的霜降不见厚重的寒霜,却藏着田间的收成与灶头的暖意。这个时节的田里有收成,灶上有暖汤,生活在乡下的农人忙着整地备种,居住在城里的人也趁着晴好天气晒晒衣物、添置冬装,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将秋天“收尾”,也静候冬日的来临。

秋光将尽话霜降

□梁惠娟

食事

地瓜飘香

□曾耀聪

“迢迢藤蔓陇间爬,翠叶垂荫掩番薯。吕宋始发成万历,生烹炸煮烤均佳。”一首小诗道出了番薯跨洋而来的过往,也写出了它丰富多样的吃法。这种又被泉州人称作“地瓜”的作物,扎根在乡野、适配一方水土,也是许多人割舍不下的家乡滋味。

我家的一日三餐,也离不开地瓜、地瓜干烹煮的主食或菜肴。不同于现在吃地瓜多为尝鲜换口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地瓜更像是一家老小赖以度日的“救命稻草”,一碗加了地瓜的稀粥,总能让全家人吃得踏实又满足。

闽南的土地多为沙质旱地,疏松透气,用来种地瓜正合适。老一辈人常说栽种这种作物不算难事,只要等薯种抽生出藤蔓,再剪取薯秧扦插田垄,就能生根成活。等藤蔓长至二三尺,及时施加农家肥、覆土培垄,就能静待地瓜收获了。

每年迎来秋收,老家厝边头尾的院子里、天井中也会堆满地瓜。个头较小的地瓜通常被挑出来碾制成地瓜粉,个头大的地瓜则削皮进行晾晒,再做成地瓜干或薯签。这些经过风吹日晒的干货便于储存,平时煮粥时抓一把丢进锅里,饭桌上便多了一股清甜的薯香。

早年间,乡下人家中少有冷藏食物的设备,若是地瓜丰收了,又来不及晾晒风干,长辈们便会用上保鲜的“土方法”,也就是将新鲜的地瓜重新埋进沙土中储存,或是把它们堆放在阴凉处,再撒上一层石灰防腐。有地窖的人家,还会把地瓜放进去沥



(CFP 图)

干水分,等到春节前后再取出来,这些地瓜的滋味会比蜜糖还甜,这也是过去孩子们很喜欢的解馋零嘴。

老人家烹煮地瓜的方式有不少,比如容易上手的地瓜汤,只要将地瓜削皮切块,加水下锅煮开,接着转小火慢慢熬煮即可。虽然做法简单,这碗汤的滋味却是清甜软糯,不比多种食材熬煮的甜汤差。不过,我更喜欢吃家里做的地瓜薄饼,这道菜做法也不难,只要将地瓜煮熟碾碎,再加入水和地瓜粉搅拌均匀,之后撒入少许盐和白糖调味,就可以舀一勺倒进锅里煎烤成饼。面饼煎至两面金黄,边缘微微焦脆就能出锅,趁热尝一口,口感外酥里糯,十分美味。现在每到秋季,收到老家寄来的地瓜,我仍会照着长辈教的方法煎一盘薄饼,那滋味吃多少次,都不觉得腻。

如今,地瓜仍是闽南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子们心头挥不去的乡愁。对许多人来说,无论是一碗地瓜汤,还是一盘地瓜薄饼,吃的都不只是简单的滋味,更多的是家和故乡的味道。

众生

偶遇飞鸟

□黄宗慈

那天在公园晨练,我突然看见一只小鸟从路边的树上飞出,猜想附近可能有鸟窝,我便驻足寻找,果然发现一个小巧鸟窝藏在矮树的密枝叶中。那个鸟窝离地不远,我贴起脚,探头一瞧,发现窝里还有三颗小小的鸟蛋。惊喜之余,我赶紧收回手,生怕自己不小心碰落了脆弱的鸟蛋。

隔天再去公园,我特意放轻脚步走到那棵矮树下,只是不敢凑太近,仅是在不远处静静观察。没过多久,我看见两只鸟结伴飞回来,发现有人停留在树下,其中一只鸟便停在枝头不肯进窝,眼睛还警觉地盯着我。见我一直没有挪动脚步,另一只鸟也从窝里探出头,歪着小脑袋打量着我。

这个小插曲,让我有机会仔细看看这些鸟的外形。原来,它们的体型比麻雀大,身上的羽毛是灰褐色,眼睛周围还有一圈白毛,甚是特别。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又上网搜索了特征,这才知晓这种鸟叫作“白头鹇”,本地人又叫它“白头翁”,在泉州的公园里、街边行道树上,常见它们栖息筑巢的身影。

一周过去,我发现两只白头翁变得忙碌起来,往往在树下站几分钟,就能看见它们嘴里衔着虫子飞回窝。将食物喂给嗷嗷待哺的雏鸟后,两只鸟又会扑打着翅膀飞起,继续外出寻找食物。有时它们还会轮流在旁边的树上停留一会儿,好似在值守看护鸟窝。

有次和朋友结伴来公园散步,我路过时随手指了指那棵矮树,告诉他树上藏着一个鸟窝。朋友立马走到树下,抬着头仔细看了一眼,又开口问:“这些鸟不会搬家吧?我想下次带孩子来看看。”我想了想,虽说公园没有鸟儿的天敌,只要人们不伤害它们,这群鸟儿应该会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聊天中,我想起了自己儿时住在老家

的日子。那时老屋旁有一棵高大的樟树,不少鸟儿喜欢来树上搭窝孵蛋。有次我听见“唧唧啾啾”的叫声,心痒难耐,于是偷偷拿弹弓射击鸟窝,想要吓唬窝里的小鸟,看它们四散飞走。阿嬷瞧见了,赶紧连声制止说:“别打,别打,惊着了母鸟,它会弃窝飞走,窝里的雏鸟也活不成了。”还有一次,一颗鸟蛋从树上掉落,好在落在湿润的泥土中没有摔碎,我看见后想把鸟蛋放回鸟窝,却够不到枝头,阿嬷知道后便搬来梯子,帮忙将鸟蛋送回树上的窝里。后来看见那颗鸟蛋孵出小鸟,我还高兴不已,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或许是童年这些和鸟儿相关的经历,让我与鸟儿有了更多接触,长大后,我也对这类动物多了一些关注。

之后几周,我每次去公园都会特地绕到那棵矮树下待一会儿。有时能看见雏鸟们张开小嘴等待亲鸟喂食,有时还会瞧见雏鸟扑动稚嫩的羽翼练习发力。有次正准备离开,忽然一只雏鸟从树上掉落,我赶紧跑过去察看情况,发现这只小鸟是刚学会飞翔的雏鸟都离开鸟窝,它们父母便不再回来,我的心中不禁生出几分空落落的感觉。可转念一想,这是鸟儿成长的正常过程,我又释然了些,毕竟鸟儿终归要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也期盼着那群白头翁寻到心仪的新栖息处,在那里遇见更多爱鸟的人。

天伦

母亲的电话

□刘昌宇

霜降过后气温开始下降,母亲打来电话的频率也变高了。这不,周日上午,我正坐在电脑前工作,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接通后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还带着点院子里风掠过的“沙沙”响声:“这几天降温了,你那边冷不冷?”

我如今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工作,和老家离得不算太远,两地的气温相差也不大。但我知道母亲这么问,不过是想和我多说话,于是赶紧回答不冷,又说屋里还热得需要开空调降温。母亲听后笑着“嗯”了一声,接着开始念叨:“那也要把厚衣服拿出来了,最近早晚出门都记得带上,别图省事。”

这样的电话,我入秋后已经接过好几次,母亲说的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是提醒我注意天气变化,别着凉感冒,就是念叨别熬夜,要早点睡才能身体好。这些话,我从十几岁听到现在,感觉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有时忙着工作,便敷衍地回答一句“我知道了”,随后匆匆挂掉电话。母亲从不生气,隔几天又会打过来,久而久之,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唠叨里藏着的那份牵挂,也知晓了她只是想多听听我的声音,确认我一切都好,心里才会踏实。

以前在家时,母亲并不爱唠叨,每年秋季该添衣服了,她总是直接翻出厚衣服放到我的床头。记得那年深秋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还没放下书包就被母亲拉进房间,说是要给我做一件新外套。她从柜子里取出新买的布,又拿布尺子在我身上比来比去,我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她只得一边按住我的肩膀,一边量尺寸,耐心地哄着:“别

动,量错了,做的外套就不合身了。”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忙活到深夜,落下的针脚又密又匀。我在屋里写作业,一抬头便看见她的影子在墙上随着灯光不停晃动。那时候的我不懂,觉得花时间做一件外套太麻烦,直到穿上那件新外套,我才知道母亲花的心思,因为那是可以拆开穿的两件套,是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款式,也正适合南方深秋忽冷忽热的天气。

后来,那件外套旧了、小了,我也离开家在外打拼。母亲便换了一种方式,把那些年一针一线的牵挂,变成了一通通准时的电话。母亲没说破,可我知道,她是在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继续替我“添衣”。

通话快结束时,母亲照例叮嘱一句:“忙归忙,记得按时吃饭。”说完,她也没有马上挂断电话,而是等着我再说什么。听我提醒她也要注意身体,记得及时添衣,母亲在电话那头连声回答:“知道了,知道了。”这些话平时都是我回应她的,如今从她嘴里说出来,倒让我听后愣了一下。

我忽然意识到渐渐老去的母亲,不再总能把一切安排妥当、从不让人操心,如今的她也需要被人惦记着、叮嘱着。母亲嘴上应得干脆,可我听得出,她的语气里有一点被孩子照顾到的满足,还有一点说不清的不好意思。不知不觉间,我和母亲之间的“角色”已经悄悄改变了,她在慢慢适应,而我也该学着像她对我那样,把牵挂藏进一句句叮嘱里,慢慢成为那个替她“添衣”的人。

回首

“画”在地上的童年

□胡孝清

昨天傍晚在小区中庭散步,听见一串脆亮的笑声,我循声望去,原来是一群孩子正凑在一起玩耍。我走近才看清他们玩的是“跳房子”的游戏,其中一位扎马尾辫的小姑娘在方格里单脚蹦、双脚落,辫子也跟着一晃一晃的,十分可爱。

眼前的一幕,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时“跳房子”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玩的游戏之一。我们经常出门找一块空地,然后拿粉笔头在地上画几个连着的方格,接着给每个格子编上号,就可以玩游戏了。

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确定顺序,先上场的小伙伴会将手里的小石子扔出去,等它落进一个格子里,再单脚朝着那个格子跳去。这个过程中,小伙伴要按照格子里标注的数字顺序依次往前,脚既不能踩到边线,也不能跳到格子外面。跳到石子落的那一格,小伙伴还得单脚站立,先弯腰把石子捡起来,再继续往前跳。只有跳完所有格子返回起点,才算“通关”游戏。一旦中途踩了线,跳出格子,或者扔石子时没扔准,就得换下一个人来玩。

过去离我家不远的小学门口有一块平整的水泥空地,那里也是孩子们玩“跳房子”游戏的首选地。平时放学后,或是周末闲暇时,常见一群孩子聚在那儿,他们认真地围在一起商量画方格的位置,使用的粉笔头通常是在学校教室地上捡的。负责画格子的孩

子总是格外认真,一笔一画都描得十分仔细,生怕画歪了被小伙伴们嫌弃。准备的时候,孩子们会分头寻找“趁手”的小石子,挑中的石子还得先拿起来投几次练手。游戏开始后,经常引来不少孩子围观,看着看着,有些人就忍不住排到队伍末尾等着玩一回。不熟练的孩子单脚站不稳,蹦得东倒西歪,有时一不小心整个人“蹦”出格子外,还会逗得一群人哈哈大笑。

印象很深的一次,我使出全身力气想要跳到最远的一个方格。怎料脚下一滑,“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手心瞬间被粗糙的水泥地面磨破一层皮。我当下疼得眼眶一热,差点哭出声来,那个伤口当时红肿了好几天,反复结痂脱落,最后留下了一道消不掉的疤痕。有次聚会时和儿时玩伴聊起这件往事,我还会摊开手掌,指着那个浅浅的伤疤,打趣说这是童年留下的印记,十分珍贵。

后来,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新式游乐项目陆续出现,可供孩子们选择的玩乐方式也变多了,“跳房子”这类传统游戏就渐渐被大家遗忘了。不过近几年,在小区、公园的空地上又能看见孩童玩“跳房子”游戏的身影。不需要复杂的道具,也不受场地的限制,只要一支粉笔、一颗石子,就能让孩子们在蹦跳间收获欢笑与友谊。我想这或许也是“老游戏”跨越时代依然能打动人心的地方。

每日佳句

低谷里暂时停滞、没有产出的时光,不是荒废,而是人生暂时的休耕。



顺济桥的月光

□刘衍

月光落在顺济桥的断墩上像邹应龙当年铺下的第一块石梁又像番商遗落的半截沉香被江风卷走的旧时光

远处潮声缓慢得让人恍惚只想起那片被月光照亮的海面抛石坝沉在江底,托着八百年的秘密筏型基础斜躺着,像没等到归人的帆

当年聚宝街的珠贝,早沉进了泥沙香料的气味,还藏在桥墩的缝隙里我们在断桥边站,听流淌的水把潮声重新推上岸

月光像一封没寄出的宋笺,软软铺着光影明灭里,风徐徐拂过后宫的檐有时候月光突然停下来,照见“雄镇天南”的残刻,万物归于沉寂

现在这残桥,像岁月藏起来的那点说不清的念头只有月光记得,谁曾在此望过海谁曾把瓷器、丝绸,装上远行的船谁曾在这里,把月光织成回家的路



扫描二维码关注诗会动态

茶余饭后

名家笔下的十月“模样”

●秋色如焚,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席上贪睡的花猫。

——余光中《落枫城》

●十月小阳春,秋雨结束,冬阳正炽,气温很暧昧,向阳处地头阳畔,草色返青,山桃花还偶然绽放它最后的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绰约枝头。

——李碧华《生死桥》

●十月说来也就来了。不过几日工夫,天空就像一把巨伞给撑开了似的,高远得很了。明净的蓝,蓝绸缎一样的,抖开来,滑溜溜的,一铺千万里。

——丁立梅《十月》

●十月,早晨的寒霜落在金黄的草梢之上。那么美妙剔透的结晶体,一颗一颗,仿佛是一些草族统一结出的另一种奇妙的果实。

——阿来《声音》

●十月静悄悄的风,将从杉树篱笆探出头来的梧桐枝轻轻摇动,两三片叶儿纷纷飘落在枯菊的花丛上。

——夏目漱石《我是猫》